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二十二回 環珮空歸月下魂

禰白見石師子父子突然走了，大為訝異，問衣紅：「衣姐，我們還沒有拜師，他怎麼就走了呢？」衣紅笑道：「你還是拜我為師吧！他那副眼鏡裡裝了一種科學儀器，能分析任何物質的光譜。我們袋子上有污痕，可以推想一定剛去過垃圾場，去垃圾場做什麼呢？當然是找有用的東西。而最有用的，莫過於太陽能電池、維生器了。他戴上眼鏡，用分光儀分析，算哪門子的神仙！」

「可是他怎麼知道我們不是千鶴莊的人呢？」

「我猜是我說住在崇左的關係，再說，千鶴莊要買東西，會去垃圾場買嗎？」

「那妳說他是假神仙囉！」

「當然，天下哪有真神仙？這是科學時代！誰叫你不讀書？沒有知識的人，最容易迷信、輕信，經常被人騙了還不知道。」

嘴巴是這樣說，衣紅卻有點心虛，她好像聽到有人說「實驗室」，就是這三個字才讓她想起分光儀來。可是，這也可能是她正好想到，那個念頭「響起來」，讓她以為聽到什麼。她又想起上次在蛇洞避難時，彷彿也聽到有人說「不要動」，剛好那時一個人影從洞口閃過，有可能那人有心放她一馬，也可能她聽左了。

只是，為什麼這麼巧兩次聲音都很相像呢？難道自己潛意識的聲音就是那樣？聽起來有如一陣風，輕輕巧巧、低低沉沉的？

希來見衣紅沈吟不語，以為她累了，便說：「時間到了，這裡環境不錯，咱們休息一下，吃點東西吧！」

禰白正有此意，馬上摘下帽子，取出果汁機下的袋子，對著口直著脖子，三兩口就喝得涸滴不剩。喝完了，他大叫一聲：「過癮！為什麼我們以前沒有想到？」

希來笑道：「誰叫你不讀書，沒有知識。」

禰白又對衣紅說：「衣姐，這個果汁不好喝！妳的也給我吧！」

他們隨身帶有乾糧，以應付肚子突然饑餓，或因事延誤用餐等狀況。因為臨時要用維生器製造是來不及的，每六十平方公分的太陽能電池，每秒鐘只能提供二十卡的熱量，製造一片麵包起碼要三分鐘，再要加個雞蛋，那就得等上一個小時。

衣紅一邊吃，一邊想著那個聲音。她聽過太多神仙故事了，有些神仙真可以說是庸庸碌碌的，除了腳踏浮雲，在天上亂飛以外，與她平常見到的人沒有多大分別。尤其是什麼長生不老、點石成金、飛劍傳書的本事，那今天有誰不是神仙？如果人人都是神仙，也都那麼愚昧無知，神仙有什麼值得做的？

她一直認為，只有一種人可以被稱做「神仙」，就是能明白所有的道理，能知道過去及未來。而且，最重要的是，要德行高超。

這種人應該是科學家，但是，她所見所知的科學家，都只知道很專門的知識，連道理都談不上。知道過去的人也有，可惜也只限於某個時代、某件事情，至於未來，那是四兩棉花——免談。再談到德行，除了書中有「聖人」外，她根本就沒有看到過一個。

如果說她好玩，經常逃課，那是不能否認的。對一般人來說，好玩是生理驅使下，人類一種鍛鍊肢體的自發性行為。逃課則是因為對課業沒有興趣，與其坐著發呆，不如遠離課堂，自由自在。

但是，衣紅心底有種渴望，她想見識一下那種無所不知，超凡入聖的人。如果有，她必然會定下心來，向他學習，自己也做個明理的神仙。因為她目標明確，在一大堆毫無主見的孩子中，只有她能堅持，自然就成為娃娃頭。一旦做了頭，她自認必須有兩把刷子才能服眾，所以私底下又看了不少書，增廣了不少見識。

多年來，她一無所獲，人見得愈多，她愈是瞧人不起。現在青春期到了，學校裡教了不少性知識，也有不少同學糾纏不休，她當然動心。可是她的意識型態太鮮明了，只要一開口，就會問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問題，結果同學們只碰到刺而摸不到玫瑰，次數一多，再也沒有人敢對她有興趣了。

衣紅正在胡思亂想，忽然聽到遠處傳來轟隆轟隆聲，緊接著土起塵揚，一條灰龍飛馳而至。原來是一部拼裝的氣墊車，上面有五個男女，各穿著白黑黃紅綠五種顏色的衣裳。氣墊車嘩然停在三人面前，五人一起跳下車來。

那身著白衣的先把三人打量了一番，叱道：「娃娃們，給我報上名來！」

「你們是誰？」衣紅很不服氣。

「我們人多，該你們先講！」

「我們人少，該你們先講！」

那五個人一聽，一下子糊塗了，咕咕呱呱地商量的了半天。衣紅不耐煩，向希來和禰白使了個眼色，三人便收拾東西，準備上路。

那為首的見衣紅三人要走了，反而急起來，對衣紅說：「沒道理！我們人多反而吃虧！我們是五行大士，叫金木水火土統統大。」

「這成什麼名字？誰是金木水火土統統大？」

那五人異口同聲道：「我們！」

衣紅倒懂了，她對為首的白衣人說：「嘎！你應該是金大了？」

金大說：「沒錯。」

衣紅搖頭說：「你們是無知無識，還是不知不識？」這句話是她從書裡背下來的。

金大說：「什麼無知無識不知不識？繞口令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名字是讓別人分辨的，越清楚越好！是吧？」

金大說：「有理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麼，你是無知無識！」

金大說：「無理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明明知道名字的作用，還取這種名字，就是不知不識了。如果你不想讓人分得清楚，就是無知無識！」

一位身著黑衣的女士說：「我是水大，應該是妳無知無識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已經知道他是金大，當然是有知有識。」

另一位身穿綠衣的女士說：「妳只是後知後識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如果我猜出三位的名字，是否可以稱做先知先識呢？」

木大說：「只要妳猜對了！」

苗人很相信五行說，衣紅早知道五行有五種代表顏色，她指著穿紅衣的男士說：「你是火大吧？但願我沒有得罪你！」

火大高興地說：「我這麼有名？妳怎麼知道的？」

衣紅對穿黃衣的人說：「當然妳就是土大了。」土大連連點頭，衣紅又對綠衣女說：「剩下一個木大，妳能否認嗎？」

金大說：「這不算稀奇，我也能猜，告訴我妳的名字。」

衣紅說：「我叫衣紅。」

金大得意地指著禰白說：「那位叫衣白。」又指著希來說：「那位叫衣花。」

禰白委屈地說：「拜託，我只是禰子白，你真是無知無識！」

火大說：「別怪他，他是不穿禰子的！」

水大搶嘴道：「你幹嘛？你罵他不等於罵你自己嗎？」

土大則說：「妳就少說兩句吧！明明沒妳的事！」

木大說：「這又與妳何干？」

金大大聲說：「夠了，要吵私下吵，別讓無知無識的人看笑話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記性太差了，先知先識我不敢當，有知有識是不會錯的！」

金大說：「妳有什麼知，有什麼識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知道五行生剋，你們既然代表五行，一個幫一個，一個剋一個，本是自然的道理。」

水大說：「看妳小小年紀，怎麼知道這麼多？」

衣紅說：「放心，我沒有易容，我是從鬼谷子那裡學來的。」

木大洩氣地說：「我們還以為這是天下獨步的本領，怎麼鬼谷子都會？」

金大說：「木大長他人志氣！我們縱橫一世，這次被她猜到，不稀奇！」

火大則說：「被她猜到？你還沒猜出那兩個人的名字哩！」

水大搶著說：「不公平，他們沒有開口，叫金大怎麼猜？」

土大說：「猜就是要靠本事，什麼公平不公平？」

衣紅手一舉，止住了他們的七嘴八舌。說：「不論如何，我很佩服你們，怎能把生剋關係記得那樣清楚？」

金大說：「我們從小就這樣，習慣成自然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難道不傷感情嗎？」

水大說：「怎麼傷法？我們是循環相生的。」

土大說：「應該說是循環相剋！」

衣紅說：「難道你們一直在一起嗎？」

火大說：「沒錯，除了拉屎撒尿，分不開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你們是一家人？」

土大說：「不，我們是師兄弟姐妹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你們的師父是誰？」

金大說：「石師子！」

衣紅幾乎笑了出來：「哈！是他？」

水大說：「我師父哪點不好？」

衣紅說：「他叫你們來報仇？」

木大說：「答對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看，我還是改稱先知先識的好！」

火大說：「管妳是什麼，我們要來教訓妳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們的師父為什麼不出面？」

土大說：「對付三個娃娃，哪裡用得著我師父出面？」

衣紅說：「說得有理，怪不得他剛才逃得飛快！」

金大說：「混帳！妳敢罵我們的師父？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，我是當他的面把他罵走的！」

水大說：「不可能！我們師父才是先知先識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正確！你們師父是假知假識，只能騙你們這些不知不識！」

木大作手勢，說：「大夥上，先教訓他們一頓再說。」

衣紅不動聲色，她知道這時一慌亂就完了，說：「來吧！反正都是些傻蛋！」

火大說：「你憑什麼說我們是傻蛋？」

衣紅說：「傻蛋是不用大腦的人，同意吧？」

土大說：「同意，但是我們會用大腦。」

衣紅說：「用大腦的人是不容易被騙的，同意吧？」

金大說：「同意，誰也騙不倒我們。」

衣紅說：「好，我們來賭一賭，如果我騙倒你們，就證明你們是傻蛋，怎麼樣？」

水大說：「我同意，但是，我們要商量一下，否則一定會有人不同意。」

五個人又開始七嘴八舌，爭個不休。衣紅想妥了對策，便大喝一聲：「別吵！我們沒時間跟你們鬼混！如果不同意，我們就走了！」

五個人立刻異口同聲說：「我們同意！但是要我們統統同意才算同意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師父是大大的好人！」

五個人又異口同聲道：「同意！」

衣紅說：「這不證明我騙倒你們了嗎？」

金大說：「胡說！他真的是大好人呀！」

衣紅說：「他是個騙子，剛才就是想騙我們被拆穿了，才逃走的！」

水大說：「我不信！」

木大也說：「我也不信！」

火大也說：「我也不信！」

土大也說：「我也不信！」

衣紅說：「好吧！既然你們笨到這個地步，我就騙死你們！」

五個人口徑一致地說：「絕不可能！」

衣紅說：「規矩是這樣的，我們說話要算話，否則算不上是人！」

五個人一起說：「同意！」

衣紅在地上畫了一條線，說：「你們如果能走到這裡，就證明你們有腦……」那五個人不等衣紅把話說完，就一起跑了過來。

衣紅大喝：「犯規！」

金大問：「犯什麼規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話還沒說完呀！」

金大說：「那犯了什麼規？」

衣紅說：「規矩是說話要算話，是吧？」

五個人異口同聲地說：「是的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的話還沒說完，那能算話嗎？」

五個人面面相覷，大家望著金大，金大只好硬著頭皮說：「好！這次不算，我們還沒有準備好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們怎麼會笨到這個地步？」

五個人同聲說：「師父也說我們很笨。」

衣紅說：「聽我的話，你們就不會笨了。」那五個人聽了，乖乖站著不動。衣紅這才說：「你們就站在這裡好了，我叫開始才能開始。」

金大得意地說：「我知道了，妳永遠不叫開始，我們就永遠不能動了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還有點腦筋嘛！放心，我不會這麼卑鄙的！」

火大說：「這不算有腦筋，連我都知道這是陰謀！」

水大說：「你這個嘍頭，有本事為什麼不先說？」

土大說：「不能通敵！你這是敵我不分！」

衣紅煩不勝煩，又在面前畫了一條與剛才那條相平行的直線，大叫一聲：「不許吵，好好聽著！在你們和我之間，有兩條線，是不是？」

五個人同聲說：「同意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們先在這兩條線之間，一半的位置上，再畫一條平行線，會不會？」

五個人又說：「同意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們要到我面前這條線之前，一定要先過中間那條線，是不是？」

五個人還是說：「同意！」

衣紅說：「過了中線，再畫一條和底線平行的中線，每次都要先過中線。也就是說，要先走完中線，再劃中線，才能繼續向前走，聽懂沒有？」

五個人一起說：「同意！」

衣紅說：「只要你們能走完這些中線，走到我這邊來，你們就不是笨蛋，我們就任你們處置！好不好？」

五個人相顧微笑，得意地大聲地說：「同意！」

衣紅退到線後，然後下令：「開始！」

五個人一想，這太簡單了，立刻畫好一條中線，大家都站在中線後面，再向前畫一條中線，依序往前行進。這五個人果真五心齊一，配合無間。

褲白站在衣紅旁邊，眼看他們一次比一次接近底線，緊張得要命，悄悄對衣紅說：「衣姐，這次妳上當了，他們快過來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反正我跑得比你快，他們只抓得到你！」

褲白嚇得臉色發白：「衣姐，快想想辦法嘛！」

衣紅說：「為什麼你自己不想辦法？」

褲白說：「我跟著妳，就是靠妳想辦法的！」

那五個人本來進展神速，想不到距離越來越短，那中線也越畫越頻繁。眼看衣紅就在前面兩步，偏偏中線已經畫得很細了，還是沒完沒了。

金大說：「奇怪！這小丫頭會法術！怎麼畫不過去？」

水大說：「別急，再畫幾次就過去了。」

土大說：「不對！這樣細，怎麼畫一半？」

木大說：「再細也要畫！」

火大真的火大了，大叫：「你們看線都連起來了，一半在哪裡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一半不能超過底線，同意吧？」

五個人想了想，同聲說：「同意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你們用用腦筋，有什麼方法能過來？」

五個人想了想，五臉茫然。衣紅得意地說：「現在，你們應該有勇氣承認，你們已經被我騙了！」

五個人又聚在一起商量，又是吵得不可開交，只是想比吵的時間漸漸多了起來。

褲白也想不通，說：「衣姐，連我也被騙倒了！」

衣紅笑說：「小傻子，你早就被我騙了！」

希來也問：「妳是怎麼想到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哪裡想得到，是書上看來的，前人把智慧寫在書上，現代人不看書，所以變笨了。」

那五個人垂頭喪氣，最後由金大出面，向衣紅說：「我們承認是笨蛋，的確沒有腦筋可用，能不能麻煩妳告訴我們，妳是怎麼騙我們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叫作繭自縛，一定要你們先同意遵守規則，否則騙不倒人。這規則有個機關，叫做移花接木，就是說把花接到木頭上。」

金大問：「怎麼把花接到木頭上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就是主題轉移的騙術，我是從書上學到的，理論上，兩條線之間是永遠分割不盡的。我叫你們去畫分不盡的線，你們就忘了要過來抓我的目的。等到你們發現了，卻又被規則限死了。」

五個人佩服得五體投地，立刻跪下來要拜師父。衣紅反而慌了，忙把他們拉起來，說：「快起來，快起來！我怎麼能做你們的師父？」

金大說：「怎麼不可以？石師子什麼都不懂，也做過我們的師父！」

水大說：「石師子只說，要我們先挑三年水才教！現在還不到一個月。」

木大說：「我是要砍三年木頭！」

火大說：「我是要燒三年火。」

土大說：「我是要掃三年地！」

衣紅笑說：「怪不得你們的名字叫金木水火土！」

金大說：「我們的名字不是石師子取的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又是什麼人取的？」

水大說：「我們的師父！」

衣紅說：「怪不得，你們到處拜師父！」

木大說：「不！那個才是我們真正的師父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你們怎麼又拜石師子為師呢？」

火大說：「因為師父太窮了，把我們趕出來了！」

土大說：「我們師父說，他是倉頡輸入法的傳人，我們原是五個孤兒，被師父收留。他說我們原來的姓名太麻煩，便改成金木水火土五姓，一字一碼。名字都用一，在中文電腦上，只要兩碼就夠了。離開師父以後，我們乾脆把一改成大，反正同樣是一碼，聽起來卻更有氣派。」

衣紅不懂他們說的一碼兩碼，便避而不談：「我不能做師父，但是能做朋友。我們打算暢遊天下，你們如果有興趣，歡迎加入。」

五個人又商量了一下，這次倒沒有吵架，一講就通。

五行人有部氣墊車，衣紅本來想徒步遊覽各地風光。希來則認為陸路不如水路，而氣墊車是水陸兩用，正好溯江而上，早些到達山區。第一站他想去著名的金鐘山，然而在西林水路盡處，尚有一段山路要走。金大說他們這種改裝的氣墊車，可以合用也可以分用。如果要登山，可以分成數部，列車而行。

沿江上行，崖影江聲，上下交映，遠處層巒聳翠，其上碧天如洗。步行時速度慢，看來看去前後如一，變化有限，像這樣風馳電飆，一會兒是亂倩叢翠、嵌水踐綠，一會兒又是花色浮空、藤樹密蔭，果真目不暇給，美不勝收。

這裡已是廣西和雲貴交接處，天氣一日數變，剛剛還是皓日當空，此刻已然烏雲滿天。希來很有經驗，忙叫五行人把雨篷搭好，不要片刻，就見水煙溟溟，雲氣低垂，遠近渾茫一片。那插天的青山逐漸隱入潔白的霧靄中，到後來只剩下點點墨跡。

又過一會，但見愁雲漠漠，慘霧冥冥。突然一陣殷雷轟轟，立時暴雨傾盆，勢若倒峽，遮天瀾地而來。頓時狂飆大作，江濤怒起，天昏地眩，宙急宇險。氣墊車有如一葉浮萍，顛上簸下，橫衝直撞，隨時就有滅頂的可能。

褲白早已面無人色，嚇得連口都合不攏。希來雖見多識廣，在這一剎也不免膽顫心驚。那五行人是相互擁成一堆，死命抓住氣墊車基部。只有衣紅，心裡雖然緊張，但想到差一點就變成人家的師父，不管怎麼樣，總要像個準師父的模樣。

氣墊車原先是金大駕駛，後來為了觀賞風景，就改用自動駕駛。衣紅一見情況危急，挺身而出，雙手緊緊掌住駕駛盤，讓氣墊車保持在河道中央。好在風雨來得急，去得卻也快。不到半個小時，雨還未止，雲也未散，太陽又怯生生地露出半個臉來了。

這一來，不要說褲白和五行人，連先前只是基於好奇，想來見識一下衣紅是什麼人物的希來，這時也都心服口服，成為不二之臣。

到了百色附近，已接近上游，江面漸狹，兩岸高峰插天，數次遇到河道分叉口，所幸都有指標。那指標好似新立，上面字跡不整，歪歪斜斜寫著「金鐘山」三個大字，幸而還看得清楚。

「現在還有這種有心人，設計路標，真是難得。」衣紅說。

「可能是山上居民立的，怕行舟的人迷了路。」希來說。

這時早已風平浪靜，氣墊車順著指標前行，眼前又是一番奇景。雨後的青山像出浴的仙子，薄雲如紗，半繫腰際。山石片片懸綴，時見白龍飛竄，玉瀑輕鳴，流泉淙淙，如奏笙簧，令人心神一寧。那水面與山坡斜交，圈圈碧紋漣漪，由近而遠不斷推湧。江水渾而不濁，灘沙平鋪，紫石雜陳，連同如幄的綠蔭，一直延伸向上。卻見山坡如繡，芳草萋萋，繁花滿樹，嫣紅萬紫，儷白妃黃，看得褲白手舞腳蹈，連連叫好。

衣紅笑說：「白弟，怪不得你剛才半句話都不說，原來是在養精蓄銳！」

褲白小臉一紅，說：「怎麼能怪我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該怪誰？」

褲白說：「看你第一次駕船，我當然緊張！」

金大說：「妳這是第一次？」

褲白說：「她什麼都是第一次！」

水大說：「我還以為妳是高手哩！」

衣紅佯怒道：「怎麼？有誰少了什麼嗎？對我的技術不滿意？」

火大說：「我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少了什麼？」

火大說：「我的心少了一個！」

水大說：「算了吧！你什麼時候有過心來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吵什麼？這麼好的景色，不趕快享受一下！」

土大說：「唉！這些既不能吃，又不能用！我們凡夫俗子，有什麼好享受的？」

衣紅正要開口，卻見前面右側山坡下黑壓壓的一片，還不停地上下蠕動。在綴映沉綠的樹濤中，突然幹倒枝翻，一群黑毛絨絨的動物正往河岸方向衝過來。

衣紅詫問：「你們看，那是什麼？」

希來一見大驚，忙說：「趕快離開！」

衣紅問：「怎麼啦？」

希來說：「那是虎頭牛，會吃人的！」

衣紅問：「什麼虎頭牛？」

希來說：「快走，不然來不及了！」

金大連忙走過來，加大馬力，往前直衝。那些虎頭牛似乎不怕水，臨河的幾隻已撲通撲通的往水裡跳，拼命朝氣墊車這邊游過來。

希來早就取出事前準備的電極棒，見虎頭牛游了過來，忙對褲白和衣紅說：「快用電極！最高強度！」

褲白取出電極棒，卻高舉不敢下手。那虎頭牛體碩力大，前半身像老虎，後半身像黃牛，兩隻爪子伸出了長約十公分的利刃，森森發光。牠們游到氣墊車旁邊，用爪子一鉤，半個身體已冒出了水面。接著虎口一張，狂嘯連連，吼聲直可穿雲裂石！再看那巨吻，竟比人頭還大，兩排尖牙利齒，不知已活活撕裂了多少獵物！

希來見勢不妙，立刻轉過身來，手上的電極棒直往虎頭上槌去。霎時一道青白光芒掃過，那虎頭牛慘吼一聲，翻身掉落水裡。

那虎群縱橫當地多年，從來沒有吃過虧，一頭落水，第二頭繼之而上，轉瞬間又有三四隻爬了過來。衣紅依樣電極了一隻，火大手無寸鐵，見褲白高擎不下，搶過他手中的電極棒就往另一隻虎頭打去。那虎略停了停，突被激怒，一隻爪子還掛在車緣，另一隻就猛朝火大頭上抓來。

衣紅眼尖，見火大這一棒打下去，並沒有發出弧光，心知不妙。她不及思索，立刻跨到火大身前，那一爪堪堪抓來，卻抓在電極棒上。虎爪本是鋒利之物，在尖端放電作用下，電極棒冒出一道紫紅電弧！剎那間血光迸飛，骨肉星散，那虎不及哀號，就此歸西。

那一陣爆炸威力雖大，由於恆溫衣質地堅韌，衣紅被震倒在地，卻沒有受傷。她右手已麻，還是緊緊握住電極棒。空氣中瀰漫著皮毛焦臭的氣味，令人幾欲作嘔。衣紅神智不亂，改以左手持棒，一邊大喊：「火大，把電壓調到底！」

火大聞言趕緊調好電極棒，正好另一隻虎頭牛接踵而來，這一次倒是管用，還沒有打到虎頭，那道電弧就拉出一條青光，猛虎應聲落水。

那邊希來已電翻了五六隻，好在水面擁擠，圍在氣墊車四周的虎頭牛不過四五隻，每當一隻被電倒了，後面就有一群餓虎撲上去，相互撕搶爭奪。一陣大亂之後，要等殘屍落進虎肚，污血都被流水沖走了，另一批才又擁游過來。

衣紅等三人分佔一邊，倒是沒有讓那些怪物得逞。這時氣墊車的速度也加快了，漸漸衝出重圍，沒有多久，便把那些怪獸拋到後面去了。

水大看得心驚膽顫，這時才喘過氣來。她發現氣墊車邊沿已有多處破損，有一處竟插著一根粗若匕首的虎爪。

金大歎道：「怪不得我怎麼加速都快不起來。」

那邊衣紅把虎爪拔出來，見那爪尖如鉤，銳利似刀，爪根上還連著一些筋骨血肉。衣紅用江水洗淨了，交給褲白說：「以後你用這個好了，還可以作刀子。」

褲白面紅耳赤，羞道：「衣姐，妳不怪我吧？」

衣紅憐愛地摸摸他的頭，說：「我怎麼會怪你？我該保護你的！」

金大與水大等正在細查受損嚴重的氣墊車底部，衣紅見動力漸漸不足，便說：「我建議大家先上岸，修好了再說。」

金大也覺得再不修理會有危險，看看後面虎頭牛群已經失去蹤影。但左觀右看，兩岸不是森林密佈，便是巨石高聳，迥非落腳之處。好不容易才看到一個淺灘，金大立刻將氣墊車開了上去。

這時希來才說，他聽人說過，在本世紀初，生物科技發展神速，很多生物學家利用遺傳基因技術，隨意排列組合，製造了無數怪物。虎頭牛就是當時中國西南生化基地製造出來的，這些怪獸很有商業價值，經常被買去展覽。

一開始大家都很小心，知道怪獸如果逃出樊籠，後果將不堪設想。因為自然界的生物都經過長時期的進化，基於能量分佈的關係，生物相互依存發展，形成了食物鏈。生物各取所需，因而能保持生態平衡。

人為製造的生物都依靠人工餵食，完全沒有經過這種歷程。一旦逃出牢籠，不僅不是食物鏈的一分子，反而破壞均衡，與其他生物爭食。最後又因為某些無天敵生物的大量繁殖，成為人類難以消除的嚴重禍害。

像這種大型生物，大家耳聞目睹，還知道問題所在。麻煩的是些昆蟲，它本來是植物的媒介，而人工培育的新品蟲不僅不能傳花授粉，鬆土聚氮，反而殘害其他的昆蟲。

更糟糕的還不是這些肉眼可見的昆蟲，而是細菌！本來在做生物實驗時，體積越小，實驗效果越佳。在遺傳基因的排列組合下，各種病毒層出不窮，一種病毒引發一種禍害，就需要另外一種病毒來防禦。因果相循，生物工程成為利基最大的工業，也因此造成了無可彌補的大害。

所有研究者都信誓旦旦，絕對不會讓他們的實驗品外流。而事實上，不論哪一種實驗品，只要有商機，都可以在市面上找到。當時正值商業文明的巔峰，人人唯利是圖，即令做實驗的科學家有道德良知，實驗室中的助手、員工、警衛以至於來客、小偷、間諜等，都有可能是獲利者。在純淨潔白的實驗室中，最安全、最平凡的試驗，一旦到了無法控制的自然環境中，就是禍害的根源。

終於，在二〇二一年，在雲貴一帶，最後一隻蜂后死去了，而各種人工培育的蜂群都不懂得如何傳粉。在二〇二二年以後，蟲媒植物幾乎全部絕種！蜜蜂、蚯蚓等昆蟲滅絕後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種人工培育的怪蟲，這些怪蟲窮兇惡極，多方危害人類。當年這個地區的電腦城規劃，有很大一部分考量，便是為了防範這些人造昆蟲的侵襲。

衣紅問：「果真如此，花草應該很少了，那我們沿途看到的是什麼？」

希來說：「所幸有些良知未泯的生物學家在電腦的協助下，利用博物館保留的標本及樣品，用核酸複製了很多絕種的昆蟲，再放回自然，近十年來才恢復了一些。妳是沒有近看，其實很多花都是人工合成的，是自花授粉，漂亮是漂亮，但都有毒。」

衣紅說：「為什麼過去的人那樣不負責？」

希來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那時還沒有長生術，反正一了百了。不過，也有負責的人，我想帶你們去看看，金鐘山上有一些背負十字架的生物學家，正在努力贖罪。沒想到這些怪獸繁殖快速，竟然會有這麼多！」

衣紅感慨地說：「人真是無知無能！犯下這麼多罪孽！」

金大駭道：「創造出那麼多怪獸，還叫無知無能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只是技術，只要上學就學得會，算什麼能耐？」

褲白說：「衣姐！妳老說我不肯上學，妳看這些生物學家，就是因為上學上多了，有了這種能耐，才害得我們今天嚇得半死，連蜜蜂都看不到！」